

ARTURO
PÉREZ-REVERTE



大仲马俱乐部
EL CLUB DUMAS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[西班牙] 阿图罗·佩雷斯-雷维特 著 范浥 译

ARTURO
PÉREZ-REVERTE



EL CLUB DUMAS

大仲马俱乐部

〔西班牙〕 阿图罗·佩雷斯-雷维特 著

范 媛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仲马俱乐部/(西)阿图罗·佩雷斯-雷维特(Arturo
Perez-Reverte)著;范涇译. 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8.12
ISBN 978-7-5327-7905-5

I. ①大… II. ①阿…②范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西班牙—现代 IV. ①I55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69551 号

Arturo Pérez-Reverte

El Club Dumas

© 1993, Arturo Pérez-Reverte

© De esta edición:

2010, Santillana Ediciones Generales, S. L.

Torrelaguna, 60. 28043 Madrid(España)
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RDC Agencia Literaria S. L.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字:09-2015-986 号

大仲马俱乐部

[西班牙]阿图罗·佩雷斯-雷维特 著 范涇 译

责任编辑/刘岁月 插图/Francisco Solé 蓝澜岚 装帧设计/柴昊洲

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

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3.5 插页 2 字数 241,000

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,001—6,000 册

ISBN 978-7-5327-7905-5/I·4865

定价:58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调换。T: 021-59404766

献给卡拉，是她将我推上战场。

闪烁的闪光灯将自缢者的剪影映在墙上。尸体纹丝不动地悬在客厅正中央的吊灯下，摄影师在一旁不断移位，也不停地按着快门，闪光灯一次又一次将尸体剪影投射在墙上的一系列画作上，或是装满瓷器的玻璃柜、书架以及几扇大窗拉开了的窗帘上，而窗外正下着雨。

督导勘验现场的预审法官是个年轻人。他一头稀疏的乱发还是湿湿的，就跟他肩上披的那件风衣一样。他正忙着口述勘验结果，坐在沙发上的书记员则不停地敲着放在椅子上的打字机键盘。法官索然单调的话语一一化成了文字，除了打字机滴滴答答的声响之外，屋里还不时传来同在现场勘验的警员低声交谈的声音：

“……身着睡衣，外面罩着睡袍。睡袍腰带为上吊身亡的工具。死者双手以领带绑在身前。左脚仍穿着家居拖鞋，右脚则光着……”

法官碰了一下死者穿着拖鞋的那只脚，于是，被丝质腰带缠颈而悬挂在吊灯下的尸体缓缓转向。尸体由左向右转动，然后再反向转回来，来回转动的幅度越来越小，直到停留在原位为止，仿佛罗盘上的指针慢慢又回到了指着北方的位置。法官

从尸体旁边走开时，侧身闪避了正在尸体下方采集指纹的警官。地上有个碎裂的花瓶，还有一本翻开的书，书页上还以红笔画了线。那是一本很旧的《布拉热洛纳子爵》，以布料封面装订的廉价版本。法官弯下腰来，掠过警官肩头，他瞥见这样一段文字：

“啊！我被出卖了，”他低声说，“什么都让人知道了！”

“什么事到临了总会让人知道的。”波尔朵斯回答，其实他什么也不知道。^①

法官交代书记员把这段文字摘录下来，要求将这本书列入勘验报告里。接着，他走近一位正伫立在一扇敞开的窗前抽烟的高大男子。

“您觉得怎么样？”他在男人身旁这样问道。

这位高大的男子穿着一件皮夹克，夹克口袋上别着一枚警徽。他悠然地吸完了烟，头也不回地随手将烟蒂往背后的窗外一扔，这才总算开口答腔。

“如果有个玻璃瓶里装着白色的液体，八成就是牛奶了。”他这样答道，语带玄机，不过，法官倒是露出了会心一笑。和高大的警官不一样，法官一直望着窗外，倾盆大雨依旧冲刷着街道。有人开了客厅另一边的门，一阵冷风夹杂雨丝刮向法官的脸。

① 参照谭玉培、吴丹丽《布拉热洛纳子爵》译文。

“把门关上。”他头也不回地这样吩咐道。接着，他对警官说：“有些谋杀案件会故意弄成自杀的样子。”

“或者刚好相反。”警官冷冷地应道。

“您怎么看他那双手和那条领带呢？”

“有时候，自杀者怕自己到了最后关头会后悔……谋杀的话，双手会被反绑在背后。”

“那也没差啊，”法官提出异议，“那条腰带又细又耐用。只要双脚一腾空，就算两只手没绑起来也死定了。”

“各种情况都是有可能的。等到验尸报告出来之后，我们就会比较清楚了。”

法官转身又看了尸体一眼。在现场搜证的警官捧着那本书站了起来。

“这一页的内容真有意思。”

高大警官耸耸肩。

“我这个人很少看书的。”他说，“不过，那个波尔朵斯，不就是那几个角色之一嘛……阿多斯、波尔朵斯、阿拉密斯还有达尔大尼央^①……”他边说边掐着手指计算，突然停顿下来，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。“真好玩！我一直很纳闷，明明有四个人，为什么大伙儿都叫他们‘三个火枪手’呢？”

^① 阿多斯、波尔朵斯、阿拉密斯、达尔大尼央，大仲马《三个火枪手》的主要人物。本书所涉《三个火枪手》内容，均参照郝运、王振孙译文。

目录

- 第一章 《安茹葡萄酒》 / 001
- 第二章 死者之手 / 029
- 第三章 文人与武士 / 047
- 第四章 疤面男子 / 074
- 第五章 回忆 / 103
- 第六章 伪书与篡改 / 123
- 第七章 第一本与第二本 / 146
- 第八章 终极杀戮 / 186
- 第九章 波拿巴街上的书商 / 212
- 第十章 第三本 / 234
- 第十一章 塞纳河畔 / 270
- 第十二章 白金汉公爵与米莱狄 / 297
- 第十三章 事情渐渐复杂起来了 / 318
- 第十四章 默恩镇地窖 / 340
- 第十五章 卡索与黎塞留 / 364
- 第十六章 哥特小说之技巧 / 390

第一章 《安茹葡萄酒》

最险恶的场景即将登场，请读者拭目以待。

——欧仁·苏，《巴黎的秘密》^①

我是鲍里斯·巴尔坎，曾经翻译《巴马修道院》^②一书。此外，我的书评散见于大半个欧洲的各大报章杂志上，也在大学里开办有关现代作家的暑期课程，并且还编了几本关于十九世纪通俗小说的书籍。说真的，没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，尤其是在这种非要把自杀事件伪装成谋杀案件的时代，罗杰·艾克罗伊德^③的心理医生之流所写的小说处处可见，有太多人热衷于出版两百来页情节刺激的小说，都是顾影自怜时臆想出来的。

算了，我们言归正传吧。

卢卡斯·卡索腋下夹着《安茹葡萄酒》找上门来，我因此认识了这个人。卡索是个专替藏书家找书的书探，以书赚取暴利。做这一行，这个人得手段够狠，口才便给，反应敏捷又沉得住气，而且运气够好。他还得有惊人的记忆力，能想起别人出大把钞票求购的那本书沉睡在哪家旧书店尘封的角落。他的客户都是精挑细选的特定人士：二十多位散布在米兰、巴黎、伦敦、巴塞罗那和洛桑的书商。这些书商向来只凭目录贩卖书籍，买卖务求稳当，每次交易不超过五十本书。这些人对古版书的严格挑剔一如贵族，精致羔羊皮纸书页绝不能

以普通羊皮纸替代，页边留白一定要三厘米，这样的古版书，在市场上可以叫价好几千美元。这些自诩古登堡^④传人的豺狼虎豹，个个都是古董市场上的食人鱼、贪婪吸纳金钱的吸血鬼，为了一本初版古书，要他们出卖自己的亲娘都行；接着，他们可以面不改色地在面对米兰大教堂或是博登湖的客厅里，款待客户坐上高级皮沙发欣赏窗外美景，双手不沾任何污渍，良心无瑕。卡索这个人就有这种能耐。

进门之后，卡索卸下了肩上的帆布包，一把丢在他那双已经磨损破旧的牛津鞋旁。接着，他的目光盯住了我书桌上那幅作家拉斐尔·萨巴蒂尼^⑤的肖像，它就摆在那支我用来修改稿件的墨水笔旁边。我倒是挺喜欢他这个举动的，毕竟，来访的宾客当中，绝少有人会注意到这幅画，大家总以为这是哪个亲人的画像呢。我不动声色地睨着他的反应，只见他嘴角微微上扬，同时欠身坐下：这个人一脸稚气，活脱就像刚刚溜上大街的小白兔，简直就是卡通影片里人见人爱的角色。后来我才发现，这个人也可以像一匹精瘦豺狼般露出阴险冷笑，他的神情可以因时因地而变换自如。不过，那是好久以后了。当时初识，他看起来似乎挺可靠的，于是，我决定试探一下他是否虚张声势。

“‘他天生就有逗人发噱的本事，’”我引述书中的文字，同时指着

① 欧仁·苏（Eugène Sue，1804—1857），十九世纪法国作家，长篇连载小说倡导人，其小说以描写城市生活的阴暗面而闻名，《巴黎的秘密》是其代表作。

② 《巴马修道院》，法国十九世纪大文豪司汤达的名作。

③ 罗杰·艾克罗伊德，英国推理女作家阿加莎·克里斯蒂推理名著《罗杰疑案》的主人公。

④ 古登堡（Johannes Gutenberg，约 1398—1468），德国人，西方活字印刷术发明人。

⑤ 拉斐尔·萨巴蒂尼（Rafael Sabatini，1875—1950），父亲是意大利人，母亲是英国人，精通六国语言。以短篇小说起家，后于一九二一年出版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长篇小说《美人如玉剑如虹》，终于成为享誉文坛的大家，另有著名海盜小说《铁血船长》等。

那幅画，“‘和一种这个世界疯了的感觉。’”

他缓缓点头，神情从容而坚定，我对他产生了一股同道中人的好感，即使后来发生了那么多事情，那份好感依旧存在。他从帆布包里掏出了一根手卷烟，跟他身上的旧外套和绒布长裤一样皱巴巴的。他在指间把玩着香烟，一双眼睛从鼻梁上那副歪斜的钢框眼镜后瞅着我，那略见花白的乱发恣意披散在前额。他的另一只手插在口袋里，仿佛在里面偷偷握着一把手枪似的。那件旧外套的两个口袋严重变形，简直就像无底洞，里面塞了一堆书籍、书目和卡片，我后来才知道，他甚至在口袋里藏了博斯杜松子酒。

“‘而那也就是他继承的全部资产了。’”他轻易就接了书中的下文，然后瘫坐在扶手椅上，面露微笑，“说真的，我倒是比较喜欢《铁血船长》那部小说。”

我严肃地举起手中的钢笔驳斥他。

“错了。《美人如玉剑如虹》之于萨巴蒂尼，就如同《三个火枪手》之于大仲马。”我朝肖像简洁地做了一个致敬的动作，“‘他天生就有逗人发噱的本事……’整个冒险小说史上没有哪本书的开头两行能与之媲美。”

“或许吧。”沉思半晌之后，他勉强应付了这么一句，接着，他把一份手稿放在桌上，手稿被保管在一个带塑料插套的文件夹里，一个插套放一页，“真巧，您正好提到了大仲马……”

他把文件夹推到我面前，然后倒转过来，好让我能阅读其中的内容。这些纸页都是单面用法文书写，纸张有两种：一种是白纸，但已因年代久远而泛黄；另一种是淡蓝色纸张，上头有细细小小的方格，同样因年深月久而陈旧。两种纸张上的字迹殊异，相较之下，淡蓝色纸张上黑色墨水写成的字迹细小多了，应是为正文而做的眉批和注解。手稿总共十五张，其中有十一张是淡蓝色的纸张。

“有意思。”我抬起头来盯着卡索，他正观察着我，平静的目光在我和文件夹之间游移着，“您是从哪里弄来这玩意儿的？”

他举起手来搔了搔眉毛。他无疑是在盘算着该对我透露多少口风才能换取他要的信息。结果，他露出了第三号表情，这回扮成天真无邪的小白兔。卡索果然是个老手。

“到处问问嘛！从一个客户的客户那里拿来的。”

“明白了。”

他突然不接话了，神情审慎。审慎意味着提防和态度保留，也表示他还在精打细算。这一点，我们俩都心里有数。

“当然，”他找补一句，“如果您真要我说的话，我可以把他们的名字透露给您。”

我告诉他没这个必要，这似乎让他安心多了。他用手指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，然后询问我对于他手上那份手稿的意见。我没有立刻做出回应，倒是翻了翻手稿，直至翻出第一页来。纸上写了斗大的标题：

LE VIN D' ANJOU^①

我大声念了手稿开头的一段文字：

Après de nouvelles presque désespérées du roi, le bruit de sa convalescence commençait à se répandre dans le camp...^②

我忍不住笑了。卡索点点头，请我做出定论。

① 法文，意为：“安茹葡萄酒”。

② 法文，意为：“关于国王的健康情况，起先几乎都是些令人失望的坏消息，接着营地中又在开始传说他快要康复了……”

“毫无疑问，”我对他说，“这正是大仲马的作品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这是《三个火枪手》第四十几章的《安茹葡萄酒》。”

“四十二，”卡索确认道，“第四十二章。”

“这是原稿吗……这真是大仲马的手稿？”

“我就是为这个而来的呀。我就是想听听您怎么说。”

我微微耸肩，挑明了不想担负这突如其来的重责大任。

“为什么找上我呢？”

这么一个蠢问题，顶多只能稍微拖延点时间罢了。卡索八成已经看出我在故作谦虚，因为他正勉力按捺着不耐烦的情绪。

“因为您是专家，”他带点漠然地应道，“再说，您是全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家，提起十九世纪的通俗小说，您可是无所不知的。”

“您把司汤达给忘了。”

“忘不了的，我读过您的译作《巴马修道院》。”

“啊呀，多谢抬爱。”

“不是这样，我个人其实比较喜欢孔苏埃洛·贝尔赫斯^①翻译的版本。”

我们俩都笑了起来。我对卡索这个人的好感有增无减，同时也对他的品味有了初步概念。

“您知道我的作品吗？”我继续追问他。

“知道一些。像罗平^②、拉菲兹^③、罗康博尔^④和福尔摩斯，或是

① 孔苏埃洛·贝尔赫斯（Consuelo Berges，1899—1988），西班牙翻译名家，专精于法语经典文学译介。

② 法国作家莫里斯·卢布朗笔下的神奇怪盗。卢布朗是世界侦探、冒险文学的一代宗师，作品尤以侠盗“亚森·罗平”系列最受欢迎。

③ 英国作家赫尔南笔下的小偷侦探。赫尔南是柯南·道尔的连襟及好友，“业余神偷拉菲兹”系列开创了一个以罪犯为中心的侦探小说书写传统。

④ 十九世纪法国作家杜泰拉伊为其系列小说作品杜撰的人物。

巴列-因克兰^①、巴罗哈^②以及加尔多斯^③的相关研究，还有《大仲马：巨人的足迹》，以及您关于《基督山伯爵》的文章。”

“这些作品，您全都读过了呀？”

“没有，我的职业虽然一天到晚跟书本打交道，但是这并不表示我非得把所有的书看完不可。”

卡索在撒谎，或者至少是在虚张声势，总之，他没有老实回应我的问题。他是有备而来，上门找我之前，已经先把我的底细摸清楚了。这家伙就跟所有疯狂啃书的书痴一样，早在纯真的童年时期就已经手不释卷了，只是，我很难想象这家伙曾经有过纯真童年。

“我知道了。”为了不冷场，我应了一句。

他蹙着眉头，正在确认自己是否遗漏了什么，接着，他摘下眼镜，对着镜片哈了一口气，然后从深不可测的外套口袋里掏出皱皱的手帕擦拭眼镜。过大的衣服替他营造出脆弱的假象，事实上，配上他那啮齿动物般的门牙和沉着冷静的作风，卡索看起来就跟硬石一样顽固。这个人五官分明，一张脸有棱有角，嵌着一双处处留神的眼睛，不时以危险的纯真神情蛊惑人心。他偶尔会给人较本来面目更加温吞笨拙的印象，尤其是他沉默不语的时候。他那无助的样子，会令男人给他递烟，吧台酒保请他免费再来一杯，还会令女人想要当场收留他。后来，当你发现了他的真面目时，为时已晚，你已经来不及抽身了。这时候，他已经远走高飞，手上的利刃已经瞄准了下一个猎物。

① 巴列-因克兰（Valle-Inclán，1866—1936），西班牙剧作家、诗人及小说家，“九八年代”重要成员之一，二十世纪西班牙文坛巨擘，而且是为西班牙现代主义奠基的重要人物。著作等身，各类作品多达数十部。

② 巴罗哈（Baroja，1872—1956），西班牙另一位二十世纪现代主义重量级小说家，亦为“九八年代”成员。

③ 加尔多斯（Galdós，1843—1920），西班牙小说家、剧作家及历史学家，堪称十九世纪西班牙写实主义小说的代表性人物。

“我们回头谈谈大仲马吧，”他用手上的眼镜指了指手稿，“一个能针对大仲马写出五百多页研究论述的人，应该嗅得出真实手稿的味道吧，您说是不是啊？”

我把一只手摆在那叠套上塑胶插套的手稿上，端出一副神父主持涂圣油礼般的严肃神情。

“恐怕要让您失望了，我一点感觉都没有。”

我们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。卡索的笑声很特别，几乎是压着嗓子，仿佛不确定与对方是否在为同一件事发笑。这是一种不爽快的、保留距离的笑声，它止歇后余音还会在空中缭绕，甚至在发笑者离去后还是如此。

“我们一步一步来谈吧……”我提出要求，“这份手稿是您的吗？”

“我刚才已经跟您说过了，不是我的。我的一个客户刚把它拿到手，他很讶异，直到目前还没听人提起过有《三个火枪手》这个章节的完整手稿……他希望能进行专业鉴定，而这就是我的工作。”

“我很惊讶您会接下这么微不足道的差事。”事实如此，我在老早以前就听说过卡索这号人物了，“毕竟，说起大仲马，如今啊……”

我让刚起了头的话悬在半空中，面带恰到好处、心照不宣的苦笑。不过，卡索不吃我这套，心防依然坚固。

“这位客户跟我有交情。”他语气平和地指出，“所以，这算是私人性质的服务。”

“我了解。不过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帮得上忙。我的确看过一些原稿真迹，这份有可能是真的，若要谈鉴定，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。对此，您得找个高明的笔迹学家才行……我倒是认识一个优秀的笔迹学家，住在巴黎，名叫利普林格。他开了一家专卖手稿和历史文件的书店，就在圣日耳曼德佩附近……这个人是个钻研十九世纪法国作家的专家，个性很随和，跟我是好朋友。”我指着墙上其中一幅

裱了框的文件，“那封巴尔扎克的亲笔信函，就是他几年前卖给我的，花了我不少钱呢。”

我拿出记事本，抄下了地址，同时附上一张我的名片，交给卡索。他将名片收进一个塞满便条和卡片的破旧名片夹里，接着从外套口袋里掏出记事本，还有一支附有橡皮擦的铅笔。橡皮擦上布满咬痕，简直就跟小学生的铅笔如出一辙。

“我可以请教您几个问题吗？”

“当然，请便。”

“您听说过世上存在《三个火枪手》任何章节的完整手稿这种事情吗？”

我摇摇头，同时套上万宝龙钢笔的笔盖。

“没听说过。这部小说在《世纪报》连载的时间是一八四四年三月到七月……当时，一旦排版完成之后，原稿就丢进字纸篓。不过，有些篇章残存了下来，关于这一点，您可以去查看一九六八年迦尼尔出版社版本里的一个附录。”

“四个月时间其实很短。”卡索咬着铅笔，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，“大仲马写作的速度真是快。”

“在那个年代，每个作家都有一支快笔。司汤达只花了七个礼拜就写完了《巴马修道院》。再说，大仲马还有一群写手帮他，当时的行话称之为‘黑手’。《三个火枪手》的写手叫作奥古斯特·马盖，两人后来还合作写了续集《二十年后》和终结篇《布拉热洛纳子爵》，还有《基督山伯爵》和其他一些作品。我想，这些书您应该都读过了。”

“当然，大家都读过这些书的。”

“您应该说，以前的大家都读过这些书……”我怀着敬意翻看着手稿，“只靠大仲马的签名就能让发行量倍增、出版商大赚的时代已

经远去了。大仲马的小说几乎都是以连载方式发表的，每一篇末尾写着‘请待下回分解’，忠实的读者们殷切地等着下一篇出现……不过，这些事情您应该早就知道了。”

“没关系，您继续说。”

“您还希望我说些什么？经典的连载小说的成功要素非常简单：只要有英雄，男女皆可，而他们的美德和特质又能让读者代入为书中人物……如果说这些要素至今仍成功应用在电视连续剧上，想象一下在那个年代所能造成的效应：那时没有广播和电视，中产阶级追求娱乐刺激，不大在意连载小说的质量和格调……大仲马是个天才，深谙此道，很高明地以文字实验室量产小说：这个资料用一点，那个史实添点料，再加上他本人的文才，就这样制造了让人上瘾的文字毒品。”我不得意地指了指自己的胸口，“直到今天，他的书迷仍旧有增无减。”

卡索写着笔记。这个人心思缜密、不择手段，像黑曼巴蛇般足以使人致命——卡索的一个熟人在后来提起他的名字时曾如此形容。他与人相处的方式独树一帜，那双眼睛始终躲在歪歪斜斜的眼镜后面看人，尽管仍带有些许合理的、善意的疑虑，却也缓缓点头回应。这就好像一个正在接客的烟花女，忍耐着听客人念一首关于丘比特的十四行诗。卡索的这种态度，就像在事情成为定局之前，先给你机会修正自己先前的说法。

过了半晌，他停下手中的笔，抬起头来。

“不过，您的研究领域不只是通俗小说而已。您也是其他方面的知名评论家……”他踌躇了一会儿，搜寻合适的措辞，“我指的是比较严肃的议题。连大仲马都认为自己的作品属于轻松易读的文学……这种说法听起来倒是有轻视忠实读者的意思。”

以退为进，果然是高招！这就是他的招牌伎俩之一，像罗康博尔